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史評文字類

明道先生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折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葢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孟子曰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可以參看

以下史評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納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引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

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儒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

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皆人高尚不足道矣。

後漢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

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簒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簒。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凡立言欲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以下論文字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伊川先生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脩已處事之美 以下史評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

天下之賢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罪一作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

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其序如此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

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二十萬未坑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出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過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不肯事高祖如此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不知張良用高祖耳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與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

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急時。豈有撲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

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之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着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

詐或權術不知權正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詐便是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涅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須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

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卻未必全信卻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三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

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巳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賔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是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巳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巳之子

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

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强圖之，非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彧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王佐，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

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

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非日詩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襃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

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

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簒也先生曰此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

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亦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葢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

迭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以下論文字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也

書銘曰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未嘗秉筆學

一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 語錄連下爲一段 王子眞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

只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和靖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諸子百家類

明道先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以下合論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齊行此道

兵能聚散為上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

吳本作治已治人

伊川先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以下合論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

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菴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道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多恥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

問莊周與佛如何。先生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

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恃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着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於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巳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

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佗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

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遠）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既律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

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何如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

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其物合甚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服）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葬說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之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

思慮矣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毋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君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

問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大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異端邪說類

明道先生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

楊墨之類以下合論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巳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巳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周茂叔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學要在自得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於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

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徒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亦有在欲而行禪亦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乎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又曰釋氏處生死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

昏愚爲人所悞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

將誰告耶

伊川先生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以下合論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正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

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他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

則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奔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其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

有之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亦出於此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證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麽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人使釋氏稍近道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庵中）

坐却見庵外事　莫是野狐精　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始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附錄

朱子遺書外書目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

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

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學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

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

二程子卷六 終

讀二程子緒言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制作生平識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並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於周而優於朱以功用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多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隔礙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隔礙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生平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却便不能此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也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葢伊川文公不過近代之法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三代設施與王荆公上神宗書似同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舍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予謂卽此可見明道天分高近於生知下語自別也

明道說詩只點掇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本無可疑蓋說性離氣質不得猶之說太極離陰陽不得也

人或以三黨之說爲伊川咎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猶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公正耳次程立心近隘不如大程自是氣質之性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訕者宜

矣。至於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宜乎與世無忤。然讀年譜李
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士憎茲多口。庸何傷
伊川謚。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于是以嘆三代
而後。人多吝人。以聖人之稱也

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周子太極圖說。此見古人學問淵
源不苟。而胡安定復能於稠人中識之。針芥之投。豈欺我哉

經筵是人主莫大事。從來視屬具文。伊川克舉其職。上太皇太
后書。及經筵三劄。眞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着俗儒之
見。謏臣之習耳。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尊大
也。輓近君臣佞佛。率往往膜拜僧徒。而不以爲恥。一聞儒官坐

講。輒羣然爭執爲不可。雖賢者亦不能卓然有見。不知何以顚倒悖謬若斯極也

上仁宗書大槩似賈誼治安策。語猶有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使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集中不載。學者另讀之可耳。

伊川易傳。一生精力在此。畢竟與他經解不同。觀者須讀全書。勿以此限可也

性即理也一語朱子極稱述爲伊川所獨造予竊謂不過祖述周子太極圖說。非創語也。圖說以人極配太極。理則一耳。在天地萬物爲太極。在人即爲人極。人極者性也。性非理而何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小差未發之中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予謂伊川不錯但未發時聖凡之性同而存養之功異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為太深無捉摸恐亦為初學言之耳

伊川語有近禪者如雷從起處起及東西銘恐起爭端之類大抵語近棹弄便易入禪學者不可不察

讀經解見程朱議論有不同者亦不必甚異蓋古人讀書各有悟入自得處非同帖括家言如孔子讀易孟子引詩引書大槩可見讀者得之言外可也

讀二程遺書如觀三代鼎彝古色淵然時有水土剝蝕不可辨識處

大抵學問從草昧中開闢最難五經四書在周程時猶在草昧經營漸漸開闢至朱子則木拔道通矣然朱子註說中或尚有一二未安譬猶康莊大道不無微草餘荄後人偶見芟除輒欲以傲前烈祇見其不知量也

能鱗謹識

論定性書

人得天地中氣以生而性名焉性者理而已而非氣則理罔附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而竟執氣以爲性則又淪于告子之偏矣孔子曰性相近也言所賦雖存淸濁厚薄之殊而理則一若習則倍蓰千萬遠莫甚焉此誠萬世言性之祖也純公程子定性書謂性無內外竊得申其說而論之彼以性爲空者曰性無善惡然則謂太極無陰陽可乎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卽其所謂惡者非指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錮于習者而言也不過謂陰陽剛柔燥濕之偏耳仁義禮智根于心性所同也仁過而柔義過而剛氣所殊也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由殊以歸於同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情且不任惡而何疑於性善乎性善則合內外而皆定于理也若必收視返聽絕慮忘言廢棄一切而後言定則既遺其外安所爲內也故自視聽言動約于禮久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焉靜而定動而亦定動中之靜固定靜中之動亦定不分二時不落二義呼吸相生如環無端不能判呼爲動而吸爲靜也動靜不分所以爲動靜者自定定也者固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與是故推而言之以堯爲君文思安安定之則也萬邦協和定之效也即洪水懷襄而亦未嘗不定以舜爲臣玄德升聞定之通也百揆時

叙定之復也。即烈風雷雨而亦未嘗不定。故曰堯舜性之也。禹稷定焉。而治水如是。躬稼如是。有天下而不與焉。亦不如是。湯武能定。慙德與養晦同心。伊周能定。放桐與征東同道。文王不定。烏能不帝。孔子不定。安得不王。顏子定而不改其樂。孟子定而四十不動心。易曰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定故也。由是觀之。從古內聖外王。非定不能盛其德。非定不能大其業。日新富有。往而不窮。又何必灰心槁形。棲玄入窈。抑絕其外。而固蔽其內。然後爲定性也哉。是故兩儀立而定尊卑。三才分而定高下。五行定而有象。八卦定而有方。四時定而有候。萬物定而草木禽魚有形。雖其間陰陽開闔。莫知終始。化育流行。於穆不已。似不可以

一定言者抑知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誠有如書中所指語約而義精者哉是故聖人與天地準蓋其性而未能盡人物之性猶之乎未盡其性脩己而未能安人安百姓猶之乎未能脩己性焉得有內外邪故以義爲外者既不知義以方外之言又烏可以語定性哉讀程子而求其言當以是書爲要領云

後學熊鏻撰